

记录电视人的燃情岁月



徐文华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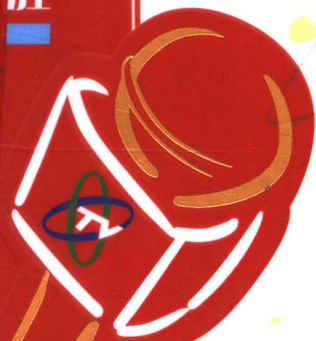
25

年是一份事业的短短一瞬

是一位电视人的职业生涯

更是中国电视发展史的缩影

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K825.42/25

2008

记录电视人的燃情岁月



徐文华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央视/徐文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218 - 05790 - 3

I. 我… II. 徐… III. ①徐文华—自传②中央电视台—电视工作 IV. K825. 42 G229.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532 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特约编辑	贾 勇
装帧设计	杨 飞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790 - 3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04 37579695】



————— 此书献给所有默默奉献的电视工作者

序

电视工作者是用摄像机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他们的作品主要是电视新闻片、记录片、专题片、电视剧等，但有的电视工作者不仅制作上述作品，而且写出文字作品，写出新闻背后的新闻，电视作品背后的故事。徐文华的新作《我在央视》，就是一例，读之甚感亲切！她不仅用镜头记录事件，而且用“心”记录事件，书中所述是她采访过程和工作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渗透着一个电视记者的追求，字里行间表现了一个记者的智慧和奉献精神，表现了一个记者在困难面前的坚忍不拔和坦荡胸怀。文字如行云流水，通过一些经历事件反映着所处时代的变迁。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央视》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央视发展的历史足迹，对后人会有所借鉴、有所启迪。我由衷地祝贺《我在央视》一书问世！盼望有更多的“我在央视”的作品出版，来记录那个中国电视工作者激情燃烧的年代！

杨伟光

2008年1月19日于北京



第一章 我的三重门

我的孩子 \ 003

最初的记忆——我的父亲母亲 \ 004

朦胧的影视梦 \ 007

毕业时，我用食指为自己划下一条人生轨迹 \ 010

离开故乡的那个夏天 \ 015

夜宿部长会客室 \ 019

央视竟是木板房 \ 024

最早的北漂一族 \ 025

天子脚下的衣食住行 \ 028

第二章 央视初体验

久违的事 \ 035

从胶片到磁带的《新闻联播》 \ 036

身边的改革 \ 041

央视里的“湖广总督” \ 045

亚运火炬在我手中传递 \ 048

没有婚纱的婚礼 \ 053

我想做个好太太 \ 056

洗澡始终是个“奢望” \ 058

在吕梁山过年 \ 060

见证返乡潮 \ 066

大年三十看社火 \ 070

记者也疯狂 \ 072

留在记忆中的孩子 \ 078

遭遇感情危机 \ 080

第三章 新闻向左走 生活向右走

新闻百分百 \ 085

电视台成了“绩优股” \ 086

直播南昆铁路大贯通 \ 088

只要坚持或许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 093



直击矿难——感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 097

危险系于一线之间 \ 101

走近杨利伟 \ 105

捕捉最有价值的新闻点 \ 110

热新闻由“冷”处理而来 \ 113

600 天的制片人 \ 116

40 岁的职场女性最在意什么 \ 120

转角失去爱 \ 123

上帝在关门开窗 \ 127

第四章 别人的城市我的窗口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135

第一次出国 \ 135

去香港当记者 \ 154

香港“泡馍” \ 157

我眼中的香港名人 \ 160

在香港报道香港回归 \ 168

专访奥运群星到香江 \ 178

跟随总理出访日本的六天六夜 \ 187

到台湾“驻点” \ 196

迎访第一架春节直航包机 \ 205

感受两岸同胞为“神舟”六号喝彩 \ 210

考察台湾电视新闻现状 \ 212

零距离接触兰屿 \ 220

探访东非大裂谷 \ 234

第五章 一个人的卡布基诺

我爱咖啡 \ 259

港岛之恋 \ 260

姐姐不曾远去 \ 265

世上只有妈妈好 \ 277

生活对我说…… \ 287

梦中的德令哈 \ 290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 306

后记 \ 312





第一章

我的三重门



我的孩子

我想有个孩子，但是我没有。

每当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我的兄弟就会指着我的外甥女和侄子们对我说：“他们就是你的孩子。”

我在担任《直通香港》制片人的时候，率领着15个正值花季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20出头，望着他们每天忙碌的身影，我常常对自己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该从哪儿说起呢？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面对着自己的孩子，给他讲我的人生，给他讲我的选择。说来可能轻松，一路娓娓道来，没有丝毫掩饰，只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妈妈并不完美，妈妈也有错误，我想我能做的，只是把我的人生画卷为他展开，告诉他，有个叫徐文华的女人，曾经来过。

一旦知道真正的你是超越身、心、情绪和感受的，甚至还有更深的东西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么你的的人生观一定会改变。譬如你终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爱你的人，最后却发现自己的本质就是爱，如此一来



你还会去追求爱吗？

——选自《钻石途径》（阿玛斯著，胡因梦译）

25 年前，我离开养育我的故乡和挚爱的亲人，只身来到北京，南北方的差异几次差点把我赶回老家去；

25 年后，伴随着中国电视的成长，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成了一名地道的北京人。

我笃信画面，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电视工作者的缘故，而是我像每个平凡的人一样，把人生看作是一川流动的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平日里做我的工作那样：架好摄像机，调整好角度，装好麦克风，然后等待着我想要的“风景”的到来……

这时候，阳光洒了下来，照在那条叫“人生”的小溪上，波光粼粼，每一片光影，成就了我的每一篇“回忆”，片刻的回忆，又汇成了一条河流。

我想可能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这样的吧，都是由一个个片段汇集而成的“回忆之河”。

最初的记忆——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人生的经历中，最初体验到的最浓烈、最细致的爱来自我的母亲。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缺”范围里



的。生于国家困难时期，妈妈在孕育我的时候就营养不良，我出生后妈妈又没有奶水。那个时代，牛奶和鸡蛋是市面上的“稀缺货”。爸爸想方设法，托人从杭州捎来了一些果汁，勉强支撑着我。后来家里人告诉我，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差点就没有养活。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妈妈在我的身上花费的精力远比两个兄弟要多得多。由于幼年时营养不良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的肠胃曾经极度脆弱，不能吃寒性的食品，不能喝冰凉的饮料，一不小心接触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记得刚上初中的那年，我曾经把下巴颏吐得脱了臼。由于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总需要人照顾，而且从小又特别乖巧，特别听妈妈的话，当然就成了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小棉袄”在家里，自然是可以享受特权的。平时，就连最小的弟弟也要让着我几分。比如吃早饭时，如果那天全家人都吃的是炒面，妈妈总会单独为我一个人到厨房里去做一碗鸡蛋炒米饭，因为我最不喜欢吃广州那种碱性面条；又比如，我不爱吃肉，为了给我增加营养，妈妈有时会把鱼或螃蟹之类的食物，先剔去骨头，然后再把拣出来的肉放进我的碗里。这种照顾以至于我到了今天，吃鱼的技术都没有过关。

我的妈妈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就缺少兄弟姐妹之情。在她看来，自己能够养育四个儿女是她一生莫大的幸福。我在家里排行第三，兄弟姐妹四人都是妈妈一手拉扯大的。这么多年来，她为了四个儿女无怨无悔地受尽了女人该受的一切苦和累。别的先不说，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生活困难时，为了给几个儿女增加营养，她凭双脚走遍了整个广州城区的菜市场，去为孩子们找一把青菜或者一块鱼肉回来。

而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初所能体会到的最大痛苦，是来自父亲——一个心中装满了理想抱负，一个一心要为中国的航空事业贡献毕



生精力的人，却在41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因为种种“莫须有”的原因，突然被勒令停飞了。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飞行员，父亲曾经和战友们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为战地空运作战物资，也曾经在建国后第一次利用空中摄影技术，亲手测量出中国与邻国间所有的空中航线，为后来中国开辟国际空中航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测绘出长江、黄河的具体数据指标，为国家开发利用长江、黄河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20多年的飞行记录，几乎没有什么能难倒父亲。但是，面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他却不得不在飞行经验十分成熟的时候，挥泪告别了心爱的蓝天，离开了熟悉的仪表和地图，从空中降落到了地面。

父亲刚回到地方的时候，始终无法调整自己严重失衡的心态。他刚走下飞机就进入了一家制药工厂的车间。在那里，他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接受年轻工人的训教，他的失落、他的彷徨可想而知。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简直无所适从。

更让人心碎的是，在最初的日子里，每当听到远处传来的飞机的啸叫声，无论在做什么，父亲都会立即停下来，快步走到院中，抬头寻觅飞机的踪影。他常常就这么痴痴地望着蓝天，判断着飞机的走向，直到飞机的影子从他的视线中完全消失……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有一首唱给飞行员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里面这样写道：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啊，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云海茫茫一望无边，
春雷为我敲战鼓，红日照我把敌歼。

美丽的长虹搭起彩门，
迎着雄鹰胜利凯旋。

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的，当年爸爸就是伴随着这嘹亮的歌声，豪情满怀地驾驶着飞机一次次地冲向万里碧空，他真的是太爱祖国的蓝天了！中学时期的我，只要一有时间，总是愿意陪在父亲的身边，和他一道仰着头，捕捉天上飞过的“雄鹰”。

尽管我这个飞行员的女儿对飞机一窍不通，根本分不出来这架飞机和那架飞机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爸爸总会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伊尔 14”、“这是三叉戟”。

就是在那个时候，从父亲对飞机的酷爱和无奈中，我逐渐体会到了一个人的理想的建立和丧失对他一生的影响。

朦胧的影视梦

我小的时候是在爸爸服役的部队里长大的。住在部队大院里的好处之一就是经常能看到露天电影。那时几乎每个部队大院都有几个大



球场，大球场的边上通常都竖着两根像电线杆一样的木桩。每逢周末，两根柱子的中间就会扬起一张大幅白布，这是即将放映电影的信号。看到这个信号，周围的大人和孩子就会匆匆地往家赶，做饭的做饭，做功课的做功课，然后就是全家人迅速围坐在一起吃晚饭。这顿饭常常吃得不那么轻松，大人会不停地劝告小孩“慢点吃”，孩子们则自顾自地不停地往嘴里扒饭，球场上那块大白布在召唤着他们，谁早到谁就能占到好位置，谁不想赶紧把饭吃完，去选个最佳角度？

夜幕初露，朦胧中，你能看见三三两两的人影，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人手一只小马扎或一张小板凳匆匆地向着大球场的方向靠拢。当夜幕完全降临后，大球场就变成了一座露天电影院。放映队的战士常常不辞辛劳地一晚上连放两场电影，直看得幼小的孩子在父母的怀中沉沉入睡，看得大人哈欠连连。

妈妈曾经告诉我，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坐在爸爸从上海给我买来的童车上，由姐姐推着去看的。至于我人生中接触的第一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时太小，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那时银幕上出现的大多是样板戏和经典黑白影片，如《南征北战》、《地道战》、《英雄儿女》等等，偶尔有几部来自阿尔巴尼亚和早期苏联的进口片，像《创伤》、《列宁在十月》等等。自打开始有记忆以来，每逢部队大院里周末放电影，我都场场必到。我对电影是百看不厌。

记得有一次部队组织大人们去大礼堂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大院的喇叭里反复强调“不要带孩子进场”，可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混在父母中间，躲过了检票员的视线，溜进了大礼堂。遗憾的是电影刚一开演，我就被管理人员发现了，并被好言相劝地带了出去。可到了大门口，我不肯马上离开，便坐在礼堂外的石板护栏上，听着里面

断断续续传来的对白和音效声，想象着其中的画面。两个小时之后，当看到父母从大礼堂走出来时，我便迫不及待地扑上前去，拉着妈妈的手问：“这个电影是说什么的呀？”“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看呢？”

后来，当世界各国的电影从开放的国门大举进入中国时，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总跟在父母身后的小姑娘了，我不会忘记曾经被大人赶出礼堂而没有看成的那部《山本五十六》，以及当时同样被列为“儿童不宜”的《啊，海军》，这两部片子被我不止一次地看了个够。

爱看电影的习惯一直被我保留到大学时代。那时，不管上映什么新片，只要在学校和家附近，我都会争取在第一时间走进电影院，像《少林寺》，在广州还没有全面上映前，我就先睹为快了。我还常常把看电影当作对自己一周紧张学习的奖励。我常常是独自一人走进电影院的。

而对电视的喜爱缘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跟随父母转业回到地方，在广州城里，看露天电影的滋味已经无法享受了，所幸的是电视在那时已经开始慢慢地在中国普及了。尽管如此，电视机在那个年代还算是个奢侈品，一般只有单位里才有，虽然大多是12吋或14吋的黑白电视机，和电影银幕相比简直就像豆腐块，而且图像也很不稳定，但它却能更经常地播放那些耳熟能详的样板戏和已被我看过无数遍的电影。我那时对它非常痴迷。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就在广东省安置转业军人办公楼的一个院子里，因为父亲带着我们举家从新疆搬回到广州后，单位一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住房，我们一家人便只好暂居于此。

转业办大楼其实是一座历史文物，当年辛亥革命时期这里是国民政府的办事处，据说廖仲恺先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的第三级楼梯处遇害的。“文革”中，这里被不同单位的人员轮流进驻，到了后期，就

成了负责接待转业军人的地方。

办公楼的值班室里就放着一台 14 吋的黑白电视机，夜间负责看守的是 60 多岁的廖伯。廖伯没有结婚，无儿无女，文化也有限，唯一的兴趣就是好喝广东米酒。如果晚上的酒喝高兴了，他就会早早地打开电视，让我们进去看个够；如果哪天没有喝痛快，他便会让电视机和他一块早早睡觉。遇到这种情况，我经常一趟一趟地往返于大楼的值班室与家中，但几乎每一次都是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扫兴而回。这样的晚上，我必定是在心神不定中度过的。为了能看到电视，我不得不经常主动去帮廖伯买米酒，设法逗他开心，然后让他按时打开电视机。

从小对影视的热爱后来影响到我对自己一生的抉择！

毕业时，我用食指为自己划下一条人生轨迹

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很小就幻想着四处闯荡，走遍天下。

考大学的时候，这样的感觉更强烈了，在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动过去外省市读书的念头，比如像浙江，我曾经幻想着如果能到风景如画的江南去，在那个孕育了无数江南才子的地方攻读文学，呼吸着文坛先辈的创作灵气，在那些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中体会一下先人的创作氛围，那写出来的文章该多有感觉啊！或者去上海，那里毕竟是中国的老工业城市，《上海的早晨》等一批描写老上海的小说，曾经让我对上海有了许多朦胧的憧憬。可父母坚持认为我的身体不好，到外省市读书他们就无法照顾到我，所以极力要把我留下来。作为父